災難文化與宗教對話

—記「5.12汶川地震」二周年祭學術會議

程婉玲 香港文更總幹事

災難文化

由上世紀末至今的三十年間，中國長足發展、安定繁榮；世界各國亦不斷進步，國泰民安是這時代的面貌。然而，2003 年中港爆發的非典型流感，2004 年印尼出現的海嘯，2008 年歐美的金融海嘯，及同年中國的汶川地震等事件均響起一連串震盪全球的警號。頓然間，我們意識到，原來無論一個國家有多發達，災難的出現是機會均等的；原來無論人的能力有多大，災難的出現是掌握之外的。

災難的警號令人對生命、對人的互存、對國家間的連繫再思。就如過去兩年間，中國出現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樹大地震、及甘肅舟曲縣泥石流，三次的災難都發生在一個極靠近的地層帶，不但令人的危機意識大大提升，亦在分析天然現象的突變時，留意到人為因素的可能。

2008 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各方援助之手蜂擁而至，當時無論是前線人員或運輸車隊皆一時難於處理，傳媒又不停地傳遞哀嚎哭聲…。但兩年之後，在舟曲縣泥石流事件上，中國卻展現出妥善的災後處理——透過新聞鏡頭，我們再看不到災民失控地爭取物資，或擠迫在災區尋找親人卻陷於無計可施的無奈與痛苦中；我們看到溫家寶總理走到災場高處向埋在地下的生還者打氣，看到民眾士氣高昂地高呼「風雨同舟，威武不曲」、「災難興邦」等口號。這種互相打氣、互相承擔的精神令人佩服，我亦透過電視螢幕與舟曲縣和各地人士一起，為死的、傷的、失蹤的默哀。

災難事件的出現，不單在人群裡成為集體回憶，亦在社會內塑造了意識形態，在人與人間產生關愛氛圍，形成了災難文化。災難文化的正面推動有賴無數位默默耕耘的有心人，也有著意發聲的電影業人士——在今年 7 月，把發生在 1976 年 7 月的「唐山大地震」搬上大銀幕，以史實為鑑，把歷史災難裡「堅強地活下去」的態度，成為今天的正面力量。

發放正能量的也有我們，2008 年汶川地震發生後，文更董事羅秉祥教授帶領香港文更積極回應這世界級災難，務求實踐文化更新的理念，參與締造一個正面的災難文化。

宗教對話

當時，我與梁燕城博士訪問四川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磋商於汶川地震周年之際，舉辦「5.12 宗教與災難」學術會議的計劃，透過不同宗教背景和宗教研究學者的參與，共同由宗教的角度出發，深入地作出相關的研究和討論，藉以從災難中尋找出信仰的反省和思考，在苦難中看到盼望和曙光，從學術上作點人文貢獻。

承接著 2009 年首屆的成功，今年會議於 5 月 14-17 日在成都舉行，再度與眾學者們，一同譜出一首以災難為主調，配以展示宗教力量、提升人文精神的和絃，再帶點藍調風格的學術交響曲《災難與宗教--512 汶川地震》學術會議。

為啟發學術的應用觀點，我們特意在會前安排遺址考察，讓來自各國內學府的三十位學者在情與理間進行了兩天的交流會。今年除了邀請了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蘭州大學、輔仁大學、西南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廣西師範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們，我們也邀請兩位友好出席，湊湊熱鬧：美國文更名譽會長黃偉康教授和中國神學研究院雷競業教授。

香港文更人員有梁燕城博士，他以「造物者與人遊 – 從解構的神學進路看苦難問題」為題，在會中開幕式發表講話，也有文更研究員謝伊霖先生及新加入的學術研究主任鄺禹韜先生出席，盡顯文更對這會議的重視。

從理念到情懷

「災難與宗教」本身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交流課題，也不是一個容易籌組的會議，更絕非一個順利募款經費的命題，然而卻是生命裡無人可避的問題，正如謝伊霖所說，基督徒就有一種悲憫情懷和風險擔當精神，願意身先士卒，由基督徒人員組成的文更會繼續勇於表達這份情理並重的學術情懷！

學術會議 精確定位

黃偉康博士・美國文更董事

黃偉康博士在會議上發表論文：災難後心靈重建與道成肉身的愛。黃博士夫人（右）

黃博士是位資深的美國註冊心理治療師，他在會議中感受到香港文更即使面對有限資源，都願意以學術研究來承擔「災難」這巨大課題，主動建議及資助川大舉辦此會議，同時又得到各方賢士的響應，實在難能可貴。他用了一個與他本行相關的名詞作了個有趣的比喻，來形容這學術活動的有效定位："Strategic accuracy of surgical position"，就如醫生替病人做手術時，用手術刀一落即中，手術定位時的戰略性準確。

這是他首次出席這個週年性的災難研討會議，見到多方學者為這個令人動容的課題齊集於川大這個省級學府，看到當地人士對文化的尊重，他慶幸能在其中：「這個會議是文更和川大經年日培養出來的成果，它的寶貴價值非金錢能及，我真誠的感恩。」

他又指出：「學術武林的各方豪傑在會議切磋，他們的熱誠不限於會議時交流，也在用膳時間分享，甚至於走廊中遇見時，都緊握每一個機會，透過彼此學術交流，對苦難作一點貢獻。」

（程婉玲整理）

理性的盛筵　心靈的祝福

雷競業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有幸參加是次學術會議，我獲益良多，在此分享一點個人的感受，表達對各位學者的教導的一份謝意，同時也多謝香港文更給我的邀請和經費上的支持。

四川大學陳建明教授的報告綜合了以他為首的一批學者的廣泛田野研究的資料，揭示了內地教會在賑災工作中的多元化參予，從緊急支援物資到協助災民重新適應重建後的生活，顯出教會如何因時制宜，在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限制下靈活地幫助災民，也說明民間賑災組織具有彈性和流動性的優點。陳教授指出中國的教會在汶川地震之前沒有一種清晰的意識要參予社會中的賑災工作，地震後教會忽然意識到自己在這面的責任和機會，使教會的事工和使命感更趨成熟。

會中另一部份的文章討論宗教團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賑災工作。左芙蓉教授的專文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她搜集了大量資料，闡述了教會在民國時期多次參予北京地區的賑災工作，包括募捐行動、派粥、公禱等，充份表現了教會對社會的貢獻。有些文章分析宗教團體在慈惠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和不同的運作模式，這方面的文章恕不多述。

四川大學是國家級的道教研究中心，會中自然不乏以道教觀點詮釋苦難的專文。今次的專多是對古代道經的文本分析，譬如其中一篇專文的題目是〈《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的消災解厄〉。

我對道教的認識甚為膚淺，聆聽這類的專文，一方面欣賞眾學者的耐性與學養，把道教中繁瑣的術語疏理清楚；另一方面，心中卻感到有些迷失，這些古籍的世界觀似乎與現代人的處境相距甚遠，到底我們怎樣才能活化這些古籍，使它們向今天的人說話？也許因我在這方面貧乏的背景，未能在今次會議中的論文中找到這問題的出路。如何把宗教信仰和語言現代化，可能是今天道教要面對的挑戰。

會中也有學者從基督教的立場去詮釋苦難，基本上都強調基督教並沒有一套學說去把苦難合理化，正如在約伯記中，神亦沒有答約伯一個理性的答案。基督教談的是人與神的深情相交，使人在苦難中或夜空中體會到那無窮者牽引？我們的手，給予我們力量和勇氣好好的活下去。

總括而言，天災人禍雖無法避免，但宗教卻能使人在苦難中以愛心和希望去回應。對我而言，這次會議不但是理性上的一場盛筵，也是一種心靈上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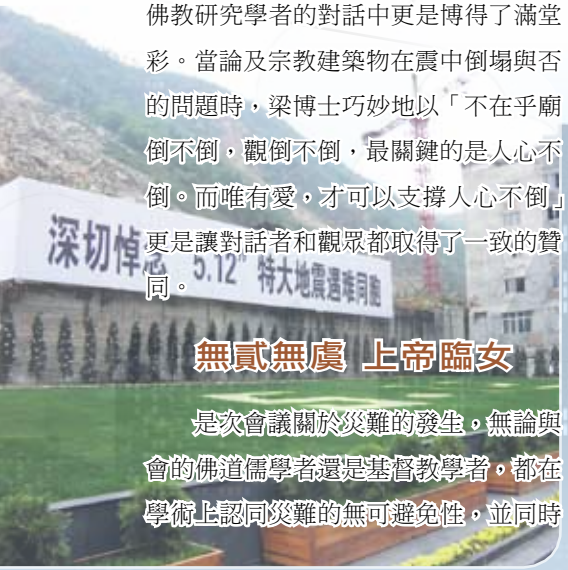
衝擊心靈的學術會議

謝伊霖 香港文更研究員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本次學術會議是一個衝擊學者心靈的大會。大會安排所有學者親臨災區實地考察，使學術研究更有質感和生命說服力。學者們到了災區，不僅親眼目睹了兩年前那場巨大災難所帶來的破壞力，更是親身感受到了災區人民的哀傷、心酸以及震後恢復中的堅韌。他們與災區人民攀談，表達了自己對他們的關心，同時又技巧性地避免盡量不觸及他們的心靈傷處，更多的是一份聆聽和安慰。有許多的基督徒學者在參觀訪問災區的教會和教堂時，更是找到了一份心靈的默契和溝通的擔當，在為災區受難的會友禱告時候，更是體驗到了什麼是天路同行。為期一天的災區之行，帶給學者們的是揮之不去的苦難印象和巨大的心靈震撼和衝擊，隨後在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上，他們大多結合自己的學術論文發出了人性的關切之聲。

本次會議更取得了豐碩的宗教對話成果。文更院長梁燕城博士在與道教、佛教研究學者的對話中更是博得了滿堂彩。當論及宗教建築物在震中倒塌與否的問題時，梁博士巧妙地以「不在乎廟倒不倒，觀倒不倒，最關鍵的是人心不倒。而唯有愛，才可以支撐人心不倒」更是讓對話者和觀眾都取得了一致的贊同。



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

是次會議關於災難的發生，無論與會的佛道儒學者還是基督教學者，都在學術上認同災難的無可避免性，並同時表明了人的渺小以及在災難成因前的無奈或無知，但又都同時表達了對苦難者的同情和愛的關懷是從苦難中站起來的唯一武器，不同的不過是方法論上的不盡一致而已。四川大學「985 工程」專家、傑出宗教學者卿希泰教授在開幕禮上特別指出，自然災害之外的人為災難比如宗教衝突，也是人文學者應該提防和大聲疾呼加以反對的。

社科院高師寧教授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例舉了基督教不僅在社會慈善，而且在福音戒毒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認為宗教所提供給苦難中人的意義遠勝過其他途徑所提供的意義，而超越性的、具有人性溫情的宗教正好可以對受苦之人有一個舒緩和補償作用，可以說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基督教進行了無言地肯定和支持。武漢學者白虹教授以天主教訓蒙會與梅神父醫院的訓練理念為例，佐證了基督精神在災難中巨大的安慰作用。文更特約研究員、蘭州大學教師韓思藝博士以中國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共同切入點來拒絕在精神層面宣揚因果報應論，提出聖經人物約伯式的受難者只有依靠一種終極性的關切才可以走出災難，無疑那就是信仰，而這也與陳靜教授取得了學術上的共鳴，因為二人都是以研究約伯記在災難中的現實意義來切題的。

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

是次會議也給了學者們針砭宗教現實同社會進步關係的機會。距離說來，基督教在教義發展和社會關懷上成績值得肯定，但教會怎麼看待研究者，教會所持守的救恩排他論是否有商榷的餘地，北京大學基督教研究學者張志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四川大學陳建明教授針對地震災區基督教極需改進的神學觀、神學人才匱乏的現實以及政府救災與宗教團體協調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和發出了需急切改觀呼籲。北京大學劉繼同教授從社工建設方面入手，結合災區心理輔導和中國未來社工的發展，呼籲社工服務自身建設的專業化和優良化。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雷競業以神學家 Peter L. Berger 的宗教功能說為例，從理論上對宗教的神義論提出一個大致的梳理。

是次會議還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和現實意義。華東師範大學李向平教授向與會者發問：社會可否神聖呢？社會是一個交往結構，而宗教卻最能為社會的神聖化提供一個途徑，而交往性實踐性最強的宗教最能使社會神聖化，而神聖化的社會是克服苦難傷痛的最好出路。他認為教會是「社會中的社會」，而目前我們國家的現實卻是有社無會，因此建立「公民社會」是我們的期盼和當務之急。這也贏得了許多知名學者的認同。

在會議的閉幕禮上，何光滬教授首先肯定是次會議的成功以及經驗，認為這樣的紀念會議是對死難者舉行的一種哀悼和安慰，否則我們無法面對瓦礫下的死難靈魂，而這就是人文精神、社會精神的所在，四川大學宗教所陳建明教授和閔麗教授最後除向與會者致感謝詞外，還認為人文學科存在的理由就在於她始終應關注人的存在、需求以及對該需求滿足進行改良，並熱忱歡迎與會學者今後，精誠合作，把宗教學科的人文擔當精神繼續發展下去。

苦難中顯救恩

鄺禹韜 文更學術研究主任

今次探訪四川地震遺址，災區規模之大，破壞程度之慘烈，實在令人深思人生與苦難的意義。當我身處一片殘垣敗瓦之中，不禁令我想起人類歷史上諸多的戰爭，災難，與人為的破壞。在大自然面前，以及在人類歷史的洪流之中，人類的力量當真是相當渺小。但在這渺小之中，我又看到另一股力量，就是人類團結的意志。當地的一個講解員，講述一位老師，憑著驚人的意志，用自己的血肉軀體，承托住快要塌下的門框，救出了十多個學生，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想，這種犧牲精神，這種意志力，就是人類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裏的光輝。這位老師那「承托門框」的精神，令我想起耶穌基督，祂「背負十架」為人類所犯的罪而以作贖價。耶穌為人類犧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歷代的信徒為基督的緣故而犧牲，就造就了基督教今天廣傳天下的奇妙神跡和異象。

作為新加入文更的同工，今次的旅程令我眼界大開並感受良多。其實，真理真的是越辨越明的，冥冥之中，我感受到宇宙最高的恩情美善，是透過梁燕城博士和文更事工，將通宇宙美善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價值帶給中國人民，建立真正的和諧精神。非常感謝文更給予我這次機會，在這偉大的工程中，作出我個人小小的貢獻。生命確實奇妙，而人生雖然不是常常順境，但天父自有他的眷顧和深情的意思。我很有信心，文更的事工，能將基督透過不同形式，帶給我們的同胞，一起努力創建一個充滿希望、生命，和光輝的新世界。